



映泉 著

水 中 年 华

雄霸江汉

第二卷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梦王

映泉 著

雄霸江汉

第二卷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王/映泉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354-3658-0

I. 楚… II. 映…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1465 号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陈 琦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50 毫米×1050 毫米 1/16 印张:83.25 插页:6

版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337 千字 印数:1—5000 套

定价:98.00 元(三卷)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兄弟相仇动杀机	姐妹丧亲赢大牌
第二章 子元握权调寡嫂	楚师伐郑成笑谈
第三章 斗氏护驾杀贼	楚王朝觐天子
第四章 子文倾家报国	熊恽毕生征战
第五章 商臣杀父篡王位	王孙深宫睹罪恶
第六章 熊侷糊涂继大统	宫女护国除叛臣
第七章 美酒歌舞藏奸心	忠臣热血红楚宫
第八章 一飞冲天庄王起	伐庸破围定乾坤
第九章 蔼木匠挂帅出兵	斗将军失宠被晾
第十章 楚庄王伊洛耀兵	王孙满智降狂徒
第十一章 熊侷逼忠臣造反	斗氏遭满门杀绝
第十二章 渐台上酒会绝缨	深宫内夫人论贤
第十三章 孙叔谨慎处世	庄王四处招摇
第十四章 君臣株林同奸	孝子杀贼车裂
第十五章 伐国竟讲仁义	郑人抗击侵略
第十六章 楚晋战于邲水	郑国两边点火

第十七章 近臣得宠成新贵 令尹谢世献国策
第十八章 宋公太婆乱后宫 楚王大军围睢阳
第十九章 优孟唤起楚王心 生命完结梦方醒
第二十章 屈巫爱色叛祖国 夏姬香魂回株林
第二十一章 熊审求神做主 神庙埋璧藏祸
第二十二章 熊员即位短命 令尹血溅宫闱
第二十三章 公子围篡位当王 四兄弟分道扬镳
第二十四章 等来客无人登门 斥戏班英雄龙吟
第二十五章 花钱买吆喝 使臣戏楚王
第二十六章 扬威充老大 战败竟阅兵
第二十七章 熊老五深夜问计 斗韦龟密室献谋
第二十八章 章华台楚王得意 观妙舞昭公见鬼
第二十九章 搞外交出尔反尔 施内政颠之倒之
第三十章 围徐城劳而无功 取郢都阴谋得逞
第三十一章 熊虔死于荒野 申亥代父尽忠
第三十二章 熊居计杀三兄 智者功成身退

415 407 392 362 353 338 331 321 312 301 282 278 272 257 244 235

第三十三章

斗成然居功霸道

都尹戌诛杀令尹

.....

第三十四章

费无极迎亲使坏

楚平王纳媳成亲

.....

第三十五章

太子建遭陷出逃

伍子胥亡命天涯

.....

第三十六章

公子光兴吴图楚

蔡夫人恋孙投敌

.....



第一章 兄弟相仇动杀机 姐妹丧亲赢大牌

熊赀死了，他有一大排女儿，却只有与息夫人生的两个儿子，儿子还小，继承大统只能在他们中间选一个。国不可一日无君，尤其在这各诸侯国争夺不断的多事之秋。文王安葬完毕，下面就该讨论谁即王位了。息夫人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熊艰，一个叫熊恽。熊艰是哥，自然王位该他继承了。在子元的主持下，举行了一个大典，让这位才六七岁的孩子即位成了楚君。

兄弟俩虽说一母所生，却没有小家庭的友爱，他们各自有老师教育，各自有内侍服侍，因此性格各不相同，感情总是偏向他所接触的人那一方。尤其小孩子，总是喜欢与小孩子斗狠，这就势必要引起灾难。这兄弟俩正是这样。

举行了登基大典，兄弟俩原本有的距离更拉开了。熊恽见哥哥穿上了那么花花绿绿的衣服就要笑。而熊艰现在身后跟着一大群内侍，要什么有什么，大夫跟他说事儿都必须躬着腰，汇报事情都得趴在地上。

“看见没有？”熊艰指着趴在地上的人群对弟弟说，“以后见了寡人你也得下跪。不听话我可以让人打你。”

一日在茅门碰面了，带熊恽的斗班首先跪下，接着拉熊恽跪下。熊恽不跪，还大笑不止。斗班强行拉熊恽跪下，低喝道：

“跪下！见了大王不跪，是犯法！”

“他是大王？他是艰，熊艰！”

斗班不得不按他的头要他别回嘴。

熊艰也不让，故意背着手站在弟弟面前。见弟弟不跪，板着脸说道：“寡人是楚王，你就不怕寡人下令把你杀掉？”

熊艰的老师大惊失色，忙止住道：“千万不可说杀字。”

熊艰却回头大叫：“不是你们说的吗？谁不听就杀谁！武士在哪里？”

跟在前后的武士们都拔出了剑。

熊恽被斗班强行按着跪下，见这阵势十分可怕，便大哭不止。熊艰的老师也向武士做手势，命令他们不可听小王的话，说着就赶紧将熊艰扯走了。斗班却还跪在那里好久，直到背后熊恽的老师叫他，他才诚惶诚恐地起来。老师发



现，斗班脸上身上尽是汗珠，脸也吓白了。熊恽见大哥哥这等模样，也感到事情严重，说：

“大哥哥，是我不好。”

熊恽的老师们也跟着公子称呼斗班为大哥哥，一个这时就说：“大哥哥呀，小孩子懂得什么呀？看来是有人教呢……”只说到这里，老师们就领着熊恽离去了。

是呀，才几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其实斗班也不大。受了家族的影响，他很敏感地就知道事情的可怕，父亲教他多长个心眼儿，拿不准的回去禀报。遇到这事，他就要回去向父亲报告。

二位公子的身边都有老师和谋臣，形成了几大政治集团，文王一死，两摊子势力就浮出了水面。好在大公子是法定继承人，靠拢熊艰的自然多些。不幸熊艰并非理想的接班人，这就注定要生出是非来。

公子身边有老师，大公子成了大王，各种人物往这里凑，加上老师也是个喜欢结交权贵的，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过他们看出来，他们辅佐的这位王子不但智慧有限而且乖张，不得不担心熊恽夺取王位，而弟弟恰好是被斗氏家族护着。斗氏是楚国第一大靠山，争起来熊艰占不了便宜，到那时他们的进身阶梯就没有了。怎么办？假如没有这个弟弟熊恽该多好！正是这种形势，一场阴谋就悄悄地萌生了。

几个人唧唧咕咕，专门挑熊恽的毛病，弟弟平时无所谓的举动或语言，在他们的嘴巴里成了威胁王权的例证。他们列举从武王杀侄到外国的兄弟夺位，证明兄杀弟是必要的。这些语言一多，熊艰也听到了，看到了，受了他们的影响，小小年纪也有了杀弟之心。门口这场戏暴露出的问题颇多，熊艰老师的遮掩也被熊恽的老师和卫士看在眼里，知道熊艰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语言。

斗班当即回家，向父亲讲这件事情。斗谷虎一辈子躲在是非圈子之外，只干事，不跟任何人结党，听了儿子的话虽说感到事态严重，还是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站出来。

就在斗谷虎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父亲在床上命令他进去。斗伯比已经九十多岁了，他历四代君主却还活着，虽说已经到了风烛残年，但一颗心时刻都悬在朝廷。他睡在床上，耳朵却捕捉着一切蛛丝马迹。孙子每次回来就向老人问安，而他也能从孙子的举动中看出问题来，便问孙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斗班在父亲犹豫时进了爷爷的房，爷爷一问，也就不能隐瞒，向爷爷说了一遍宫中发生的事情。斗伯比一听，就命令孙子请儿子进去。他睡在床上不能动弹，说话底气却还在：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到这时候了，你还等什么？”

斗谷虎当即下决定了：“让斗班和公子一起逃走吧，逃到随国去，这样才能避开可能发生的杀戮。”

“行嘛。”斗伯比接着说，“你也要做好准备，看来动刀流血的事情免不了了，到时候快刀斩乱麻。”

事不宜迟，一经决定就犹豫不得。但他不能就这么走了。当天夜里，城外备好马车，几位斗家武士与斗班一起，悄悄带着熊恽一起逃出了郢都，等在路上。斗谷虎却跑进了内宫，求见夫人。

息夫人成了太夫人。斗谷虎深夜来访，必有重要事情，她猜着与儿子的事情有关。她请斗大夫进来，并吩咐，任何人都不得透露风声，也不能让任何人再进来。她迎到门口，斗谷虎就在门口请安，不往里走了。斗谷虎把熊艰的态度和今天在大殿的情况汇报了一遍，说：

“太夫人，斗谷虎没有忘记先王和夫人的嘱托，一直护着公子，远离大王和是非圈。但看来一味退让也不能解除大王和他身边人的疑虑。斗谷虎征求了父亲的意见，只能带着少公子避开楚国了。车马已经准备好，斗班保护少公子已经出城，或许大王长大了会明白事情。请太夫人示下。”

太夫人不可能有什么指示，即使有指示也不管用。她伤心地说：“斗大夫，我一个妇人，如何做得了他们的主？十指连心，却又无法施展做母亲的疼爱。我知道斗大夫这是不得已之策，我知道就行了。拜托了，斗大夫，这事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说着，她给斗大夫行礼。

不能再多耽误，斗谷虎告别夫人，赶到城外嘱咐几句，再给熊恽说了几句，就让他们直奔随国。近几年楚随两国互有接触，随国季氏家族不但懂得如何处世做人，还会知道该怎么对待楚国的这个孩子。

也就在这天晚上，斗伯比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之路死了，仿佛拖到现在才死，就只为替儿子出这么个点子。父亲去世，斗谷虎没有通知同僚，更没有让大王知道，悄悄地把父亲的灵柩停放在家里。同时悄悄地组织起一支武装，以防不测。

兄弟闹了一架，过后熊艰也就忘记了。好久不见兄弟，一日熊艰要弟弟来陪他玩儿，到处找不到人，身边人这才告诉他，弟弟不知到哪里去了。熊艰一听大怒，这还了得！他火气十足地命令大夫们，一定要查到弟弟的下落，查到了就杀了他。

杀弟弟的话当然不可信，但熊恽的失踪却引起了熊艰身边谋臣和老师的高



度警惕。弟弟不跑，在大家的视线控制以内，自然可以保护他不受哥哥欺负，但这一失踪，就说明熊恽的背后还有深刻背景，便以保护公子的名义四处派人打探，要找到下落。

经过对熊恽身边的侍女拷问，才得知熊恽逃走了，逃到随国去了。一个小孩子是不可能独自跑到随国去的，谁陪着去的？同时不见的还有斗班，才不敢继续追问了。国内有斗氏家族撑着，有子元这样的权贵镇着，在那些人看来等于铜墙铁壁，任何人都不敢乱动。人在随国，也没有办法把人拉回来。

熊艰人小鬼大，一根筋别在兄弟身上，别的什么事都不顾了，一心只要把弟弟弄回来杀掉，谁劝就拿谁出气。在他身边伺候的男女内侍，被他整得有冤无处伸，只有暗暗地流泪。

不得已，熊艰的老师和谋臣以大王的名义，背着大夫们派人去随国，要求把熊恽接回来，但随国没有理睬。小孩子没有同伴玩儿，熊艰也不上朝了，天天吵着要人想办法，只有杀了熊恽他才肯干别的事情。

小孩子不可能想得那么远，只在没有同伴玩时，才想起弟弟来，想起弟弟就又要杀，以为杀弟弟是一场游戏。可他身边的谋士们对这事的思考就没有这么简单了。熊恽长期在外受教育，并一天天长大，好比虎仔在另一个场所成长、训练，将来岂不是大患？他们的忧虑表现出来，又直接影响了熊艰的情绪。

就在这样的境况下，两年时间流走了。

这天熊艰不知怎么忽然又想起他的弟弟来了，上朝时，他大叫道：“叫你们把恽找回来，怎么现在还没有看见他的身影？你们是不是在哄我呀？”见大夫们都不吭声，熊艰就要找斗谷虎的碴，因为他听说了，是斗家让弟弟跑的。“斗大夫，寡人知道，是你让斗班跟他一起去的。你给寡人说清楚，你想干什么？”

斗谷虎不得不硬接石头，他说：“大王，公子是斗谷虎送到随国学习，将来帮大王治理国家，这没有什么不对。”

“没经寡人的允许，谁让你做主？”
“先王在世所托，大王知道。公子避开，让大王好好施政，有什么不好？大王是楚国的大王，是楚国的希望，楚国多少事情需要大王操心，何必一直跟亲兄弟过不去呢？请大王千万不要听人胡说，手足相残，危害的是国家利益。”

这些话熊艰听不懂，这是说给大王的老师和背后捣鬼的大夫们听的。但熊艰是楚王，他的话就是法律。他命令：

“你给我找回来，马上就走，找不回来你也别回来了！”

大夫们见熊艰发横，纷纷叫“大王”。可他不听，大叫道：

“不要叫。搞烦了寡人真的杀人了！斗大夫，你听见了没有？”

斗谷虎只好答应：“斗谷虎领命，把公子恽找回来。”

斗谷虎往殿外走时，大夫们都目送着他。大家知道斗谷虎胸有城府，而熊艰看来并非理想的接班人，一场乱子迟早会暴发，因此过去跟着跑的人们一个个都向斗谷虎靠拢，每当有事情发生，提前让斗谷虎知道。今天这场争执来得突然，谁都没料到熊艰会突然发难，因此没来得及通报。当此危难之时，相信斗谷虎会有中流砥柱的能耐，那目光表达着对他的信赖和期待。

出了大殿茫然四顾，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荡来了一个人，是礼仪大夫莞喜。莞喜可以跟熊贤发蛮，在新王面前那一套就失去了作用，礼仪无处讲，法律无处施，他就被排到了一帮大夫的最后。斗谷虎出殿，他也悄悄溜了，也没有人在乎他溜不溜。斗谷虎知道，莞喜大夫的出现绝非偶然，便上前一揖。

“莞喜大夫救我。”

莞喜的脸上还是那么铁板一块，望望天说：“天塌下来该长子顶着。如果斗大夫嫌自己还不够长，就该找比斗大夫更长的帮忙顶住。”说完他荡进了大殿。

斗谷虎会心地一笑，即刻就去找子元。子元是熊氏兄弟的亲叔叔，平时不跟大夫们一起上朝议事。莞喜这一招跟他想的一样，只有摸清了子元的态度才好决定。

文王一死，彭仲爽不知去向，子元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令尹，摄楚国之政。无论谁当楚王，都归他摄政，因此对兄弟俩的矛盾虽说听到一些零碎情况，也没有放在心上，还以为小孩子闹着玩玩。哥哥死了，他就是天字第一号人物，他将自己的府第弄成了一座宫殿，屋里娇妻美妾一大帮，天天歌舞酒宴打发日子，谁也干涉不了。斗谷虎来找，他很客气地接待，因为斗氏获得了国人爱戴，他也很敬重他们。

斗谷虎开门见山，介绍了宫内的情况和现在形势，将当初怎么让儿子陪熊恽逃走，现在又发展到何种程度细说一遍，然后说：

“今天大王要我去随国，找不回公子让我也别回来。令尹啊，我不知怎么办好，特地来请令尹帮我拿主意。国难当头，只有您令尹把握了。”

子元也感到事态严重，可他并无对策：“您说该怎么办？”见斗谷虎面有难色，便给他打气，“斗大夫啊，您是长辈，斗家世代忠臣，子元天生愚钝，您一定是想好了才来找我，有话就请直说，为了楚国的千秋大业啊！”他需要





斗谷虎提个醒。

斗谷虎不好明说，却又非说不可，只好将责任推过去：“看来兄弟俩再和好是不可能了，您看怎样处理对楚国有利？斗谷虎听您一句话。”

子元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办，忽然升起一股挑大梁的豪爽气，很果断地说：“如果非舍掉一个不可，也没别的办法。您去随国，看熊惲能否成器。说不定这样一来，楚国得到一个明主也未可知。国内由我镇着，熊艰身边那一帮子不敢乱来。”

两人商量定了办法，斗谷虎就带着楚国使者的标志，带着储巫等十来个武士出发了。

到了随国，他直奔熊惲的住处，熊惲见到斗谷虎就大哭，哭得斗谷虎也难受。他将熊惲和儿子斗班叫到一起，对他们说：

“公子，现在你哥下决心要除掉你，命令我来要你回去，回去之后会怎么样？你的命就没了。但大夫们和我都不会这么干，你的叔叔也不会这么干。可国内只应有一个楚王，你哥让大家失望了。我们替你收回权力之后，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好好治理国家，好好学习，善待大夫，一心学好。你答应吗？”

熊惲几年来一直生活在惊恐之中，没有不答应的。斗谷虎得到保证，再去拜会那位贤人季梁的后人，季氏再将他引荐给年轻的随侯，大家合起来，商量了一个万全之策。

十几匹马陪着一辆被捂得严严实实的车，向楚国郢都驰来了。斗谷虎夹在十几个武艺高强的护卫当中，紧挨马车的是斗班，他被反绑着。这是楚王管的要犯，谁也不敢阻拦。进了郢都，斗谷虎派人给子元送信，他则带着车马直奔王殿。此时已经傍晚，车马到了茅门外，斗谷虎让人进去给大王送信，等着楚王出来。再看看左右，大殿这边早已被子元派的人控制了，有几名斗谷虎知道根底的大夫等着，几个人以眼神交流，斗谷虎明白其中有人接应，一切都按计划实施。

熊艰的随从见人犯押回来了，过来要掀开帘子看看车里的人，但斗谷虎拦着不答应，说要等楚王。他们也不敢乱动，只好飞跑进内殿，告诉楚王他弟弟押回来了。

熊艰正在吃饭，听说弟弟回来，饭也不吃了，飞跑出来，嘴里还在大叫“杀了他”。熊艰的后面，跟着他的老师和追随着他的大夫，要拦着他的胡说八道。斗谷虎见熊艰还在大叫“杀了他”，也吃了定心丸，等熊艰跑到身边，忽然拔出剑来指向熊艰的喉咙，大声道：

“都别动！”
一声吼，十几个护卫同时拔出了武器，斗班也扔了假绑在身上的绳子，拔出剑抢占到有利地势。守在宫殿周围的尽是子元安排的人，都看着斗谷虎的态度。跟在熊艰后面的那一班人见剑指在熊艰的喉头，明白事情已经不可收拾，也不敢乱走一步了。

制住了熊艰和追随者们，斗谷虎再不是平时唯唯的大夫了，他的眼睛瞪得怕人。场子一片寂静，拿剑的人如石雕木刻。斗谷虎对熊艰说话，也不称“大王”了：

“好你个熊艰，你身为楚王，不干正事，还没长成人就要杀亲兄弟，长大了那还得了？是谁教你的？说！”

熊艰见斗谷虎的脸上黄中带青，那把剑正伸在自己的胸前，才知道不好玩了，指指身后的那几个随从。其中有他的老师和大夫。斗谷虎的剑从熊艰的面前移开，指向了那几个人：

“让你们辅佐大王，是教他学会治理国家，宽容待人。你们却怂恿他为非作歹。留你们还得了。还不动手？”

护卫们一齐动手，跟在熊艰身后的人来不及分辩，就被杀死在熊艰面前。斗谷虎的剑又指向了熊艰。熊艰第一次见到杀人，杀的全是信任的人，吓得不敢吱声了。

“自相残杀，祸国殃民，楚国不要这样的君主。赶快向兄弟认错。”

熊艰起初吓着了，听见要他“认错”，就镇定下来，知道斗谷虎不敢对他怎么样。这小子不懂别的，倒先懂得了他的权力无限。便向内殿大叫：“把这些人都给我杀掉！一个也不能跑了！”

几个不懂事的冲上前来，马上被熊惲的卫士杀了，直挺挺倒在空旷的场子里。这是楚国多少年来不曾见过的场面，其他人更不敢乱动，呆望着。到了这时候，熊艰还没有明白围着他的那一班人早已背叛他了，跳着脚还大叫：

“你们不听号令，小心你们的脑袋！”

斗谷虎见这小子毫无悔改的诚意，只好不讲情面了。他大声喊道：“为了楚国的利益，为了先王创下的基业，动手！”

一场杀戮在茅门外展开。马车停处，成了厮杀的中心。刀剑在夕阳下闪耀，有鲜血在喷洒，有人在倒下，有人在逃跑，有人在追赶。熊艰已经身首异处，小脑袋滚了好远，竟不知是谁给他的一刀。不一会儿，大殿外的厮杀结束了，倒在地下的是熊艰的亲信。已经到这般地步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斗谷虎命令储巫，去抓教唆熊艰的大夫和老师们。斩草除根，为熊惲扫清障碍。教



熊艰为非的大有人在，早已列有名单，死的只是其中几个。内宫服侍的男女看出威胁到了性命，都要冲出来逃命，有的要向斗大夫分辩，但卫士们把守着大门，不放一个。斗谷虎不能擅进内宫，只能等子元来处理。

忽然车声隆隆，子元来了，拖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子元提剑下得车来，瞥一眼倒在地上的死人，明白斗大夫已经动手了。他向斗谷虎一揖，请他保护熊恽去见太夫人，然后掉过身来命令兵士们，进去搜捕熊艰余党。有将军问抓哪些人，子元道：

“抓了没处关，斩草除根！”

他的手一挥，带着人马一直杀到内宫，所到之处，一路尸体和鲜血。

太夫人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嫁给息侯还未识其真面目；息侯就惨死在第二个丈夫设计好的阴谋中。杀夫仇人成了丈夫，而且相貌令女人难以舒眉，虽说跟他生了两个儿子，夫妻却好久形同路人。所谓的夫唱妇随、卿卿我我的浪漫，在她就如神话。好不容易习惯了些，现在第二个丈夫又死了。没了那个令她不开心的人，自己却还少艾，难以过女人的生活还罢了，本可以舒一口气，两个儿子却又成了她心头的疙瘩。

儿子永远不属于母亲，他们是国家的工具。兄弟俩不和，她知道，知道却不能调解，那是老师和大夫们的职责；更不能教训，因为那是一国之君，他们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也因为如此，她与儿子的感情并不亲密，儿子要杀谁要亲谁等等，都与母亲无关。她对儿子的牵挂，只是一个母亲的本能反应。兄弟俩每日在怎样生活，她一清二楚，熊艰要杀弟弟，弟弟躲到随国，她都掌握着情况，不幸却无插话的份儿。

斗谷虎去随国接小儿子，她为此悬着一颗心。小儿子回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那实在难以预料。她天天在门口站着，风吹不知，日晒不晓，一站半天，不知是希冀听到外头的呼喊声，还是等着有人来送信。儿子的消息没有等来，却来了姐姐。

蔡侯被拘在楚国当老百姓，蔡夫人也就成了平民之妻。蔡侯在楚国过了十一个年头，受够了作践和折磨，满指望还有回去的一天，可是一直没有等到。蔡夫人的脸上挂着泪，表情却并不悲伤，但说明倒霉的蔡侯已经死了。

太夫人瞥了一眼，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声：“怎么了，他死了？”

“今天早晨……”

“派人送信回去了吗？”

“还没呢。”

太夫人轻轻叹一口气：“总算走了，走了好啊！没有痛苦了，也没有屈辱了，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不过是个笑话……”

“到这时候了，你还在说风凉话。”

太夫人发感叹道：“这对他已经不错了……”

蔡侯在他的人生旅程中，真算得大起大落。即位后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国家差点儿灭亡而最终没有灭亡，除了他自己随机应变自甘下作的本事之外，实在应该感谢蔡夫人和息夫人。

息夫人理应跟着丈夫一起死而没死，甚至任熊赀奸污再变成夫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让蔡侯死去，也不能让他自在地活着。蔡侯向熊赀推荐了息夫人而保全了宗庙，熊赀又因为息夫人的原因将蔡侯扣到了楚国。在楚国，息夫人又为姐姐争来一个不得不依靠妻子的丈夫。这实在是个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怪圈儿。成了太夫人的息妫说的好听，这却是个令人酸鼻的笑话。

十年间，蔡侯变成了一个农民，变成了省吃俭用的好丈夫，还变成了个好学的士子。这时候无论让他以什么身份活着，农民、士子、国君、匠人，他都可以成为这一行当的第一流人才。他什么农活儿都能干，什么苦头都能吃，对妻子疼爱，对下人关怀，对外人友好，堪称男人中的模范。但世界就是这么残酷，等到能够干好时就没有让他干的份儿了。人们知道他就是蔡国君主后，便拿他当反面教材。

他忍辱负重，能够吞下最难吞的屈辱。每次来了使者，就捎信回去让儿子争气。申侯的盘剥，斗大夫的保护，让他对世界有了深刻的认识。假如让他回国，他有把握把国家治理好，眼睛能够识别佞臣与忠臣，更有了甘愿为国牺牲的精神。不幸的是有了这些觉悟，楚王就更加不能让他回国。

蔡侯度日如年地等待着，直等了十一个年头，回国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忽听说熊赀死了，他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因为熊赀一死，新君再立，将把他的问题搁置更久。

果然，新君即位，根本就没理他。

重病在床，许久不见斗大夫来看他，身边只有个老婆，老婆也对他不冷不热，这时候也觉得被老婆骗了。他意识到不回国只对老婆有利，而老婆跟姨妹子嘀咕个没完，便明白了一切。明白了又如何？不但不能气，还不能说。他问老婆，斗大夫怎么许久没有来？老婆这才告诉他，小王要杀弟弟，斗大夫去随国接小公子去了。老婆得意地说：

“看着吧，这个驼背的后人，要开杀戒了。报应啊！”



蔡侯却神经质地大笑几声，接着又大哭起来，哭得好伤心。老婆厌烦地问他是不是疯病发了，他又嘿嘿冷笑几声道：

“你知道什么哟！有斗谷虎这样的臣子，你指望他们会发生内乱吗？只怕驼背的不足，他的后人会补起来……”

接着，他嘶声哑气唱起来了：

天丧蔡兮，天助楚兮，
天助楚兮，贤臣如仓储，
天丧蔡兮，助他猛如虎……

“你是疯了？”蔡夫人惊叫道。她飞步跑来，大老远就看见蔡侯盯着老婆，盯得蔡夫人心头发怵。接着他又是冷笑。

“你笑什么？”蔡夫人问。她觉得丈夫太冷血，太无情。

蔡侯瞪大眼睛道：“告诉你的妹子，到底还是她赢了！我骗她的身没有骗到，反倒助她骗了驼背一个大国！……”

他就这样时哭时笑地整了一夜，直到声嘶力竭，天亮时才瞪大眼睛断了气。蔡夫人让仆人给菟喜大夫送信，自己便跑到妹子这里来了。谁知妹子对丈夫的死竟如此冷漠。

“若不是你，他也不会这么惨……”蔡夫人揩一把泪。

妹子却不吃这一套，冷笑了一声：“若不是我，他的祖宗都没地方避风了。”

蔡夫人还要接话，忽然前殿一阵吵闹，不一会儿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急急地向这边来了，内侍老远就高喊：“少公子到，大夫斗谷虎觐见太夫人！”忽见妹子脸色突变，跟着一串眼泪，蔡夫人才明白妹子操心着儿子们的下场，急得无暇理她。

蔡夫人只好闪到内室。

两个之中必有一个要死，这是太夫人推测出来的结果。所以当斗谷虎领着小儿子来后宫时，她就泪如雨下，这说明大儿子已经不在人世了。她往外挪步时，不觉想起自己一生的不幸，竟走不稳路了。

斗谷虎则牵着熊恽，来到太夫人后宫，跪倒在宫门外。太夫人被人搀扶着出来了，见到儿子就歪倒在地，母子俩就哭成一团。儿子哀哀地叫一声“妈”，走过去就搂起她的脖子大哭，这是因为他几年来躲躲藏藏没有庇护了，才想到

她这个妈。这是她一生来最为温暖的搂抱，也是她作为女人唯一一次尝到人间真情的搂抱，因此哭得说不出话来。

斗谷虎低着头说：“太夫人，熊艰无论如何要杀兄弟，怎么劝都不肯赦免，臣等为了楚国的利益，只好牺牲一个，请太夫人治罪。”

这是她早就预料到的，当初她向斗谷虎嘱咐也是预料到有这么一天，但听说大儿子真的死了，还是忍不住肝肠寸断。既然兄弟俩只能活一个，这样也未必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她揩着眼泪抽抽噎噎说：

“斗大夫，我是一个女人，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楚国的利益才不得不如此，怨不得你们。只是，教熊艰窝里斗的那些人，一个也饶不得。楚国不能先自己乱了阵脚呀！……”

“谢谢太夫人宽恕。”不宽恕又如何？大夫们都陆续跟来了，都跪下“给太夫人请安”。面对着这么多大夫，太夫人不得不打起精神充大方，不失时机地告诫儿子：

“恽儿，从此后你就是楚国的国君，你不要学你哥哥，要尊重这些长辈，要时刻记住国家的利益，要好好学习，学你的祖父和父亲，啊？”

小熊恽三年来经历了不少事情，懂事多了，马上答道：“母亲，您的话我记住了。”

这时子元也来了，提着血淋淋的剑，带头给太夫人跪下磕个头，接着向侄子跪下喊道：

“大王，历代先王遗志，靠你实现，我们都是你的臣下，助你把楚国治理好！请上议事大殿！”接着他对太夫人讲，“太夫人，前面臣下会安排妥当，太夫人节哀，大家都是为了楚国的长治久安。”

趁热再举行大典，新君登基，是为成王。

一大批人将儿子接走了，前殿多了一个楚王，太夫人的身边少了一个儿子。后宫再次冷清下来。望着儿子被那么多人簇拥着远去，年纪轻轻的太夫人的心一沉到底。大儿子的尸体不知摆在哪里，子元说得明白，不许她前面去添乱。她只能听从。儿子生也不属于她，死也不属于她。不一会儿，前殿传来低沉而浑厚的钟声，告诉她小儿子也登上了那个永远不得安宁的王座。这钟声在她的心里回荡，她听着如丧钟。

外头站得太久，一个人来到她的身边她都没察觉。那是她的姐姐，蔡夫人。刚才她都忘记了天下还有姐姐这么个人。姐妹俩的丈夫和国家都亡在楚王熊贤手里。可笑可悲的是，一个成了仇人的妻子，一个为跟无情丈夫过了这么